围棋大师的传奇人生

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于当地时间11月30日上午1点11分，在日本去世，享年100岁。吴清源先生自幼学习围棋，并经过努力学习在围棋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从1939年至1956年，围棋界进入了绝对的“吴清源时代”。这17年间，吴清源凭借个人之力，空前绝后地战胜了全日本最顶尖的7位超级棋士，被誉为“昭和棋圣”。他一生充满传奇，曾经三次更改国籍，今天环球网为我们介绍了他的传奇生平。

|  |  |
| --- | --- |
| 点击图片看原样大小图片 | 点击图片看原图 |

吴清源的出生地福州（图片来源：百度）

吴清源1914年5月19日生于中国福建省，7岁学棋进步神速，1928年赴日，20岁尽败日本高手，围棋界一阵轰动，他被誉为“昭和棋圣”，棋艺增进后开创“新布局”，并以此对现代围棋做出了革命性贡献。

资料：吴清源自述为什么三次改变国籍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 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四岁的时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造成了 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 完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奉行科考的选拔人才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五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8点开始。我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四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点才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七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我的明显比哥哥们快。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上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本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邪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年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 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 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 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在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 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 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加入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我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我来日本费尽周折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三年的时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使得我终于脱离了中国国籍。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母亲和大哥都劝我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我还要养活一家人。最后我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为“吴泉”。我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1940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国籍

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八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来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到我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 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 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 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于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时年65岁。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

我和妻子都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小儿子的希望。

但是，要说再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如果我没有退出中国台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为这事，我还去了原法务大臣稻叶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帮忙。因为这个手续十分麻烦，花费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毕业后，在“日本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侗朋大学，立志成为音乐家。女儿佳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教初学围棋的启蒙班。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费心的，因为我受的是中国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经牵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孩子说："非常想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那是个特别的房间。"

大哥在我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是物理学，小儿子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后来因为NASA缩减了规模，改学了农业，听说和生物有关。

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圣诞贺卡的来往。

吴清源的童年，有点像罗曼・罗兰笔下的天才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两人都是天才，都是父亲早逝，都是早早被王公贵胄所赏识，用自己的天才养家煳口。

民国初年，吴清源的父亲吴毅曾经去日本游学过一段，当时留学扶桑是所有富家公子所追逐的目标。吴毅没有像那些渴望富国强兵的留学生那样带回几本日文的《步兵操典》、《内科学》或者《造碱指南》。而是大本大本的棋谱，这是日本围棋杂志的合订本。

1924年，吴毅病逝，抛下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当时少年吴泉只有11岁，父亲把自己收藏的字帖拓本交给了大儿子吴浣，把小说给了二儿子吴炎，老三吴泉得到的都是棋谱，果然三个孩子中，老大做了官，老二做了文学教授，老三成为一代名棋士。

当时北洋政府被段祺瑞控制，这是一个好下棋的军阀，他养了许多围棋门客，在亲友的请托下，吴泉被安排去跟段下棋，每个月能得到段给的100元津贴。

上世纪20年代的100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年一所四合院的房租每月20元，雇一个月的洋车，是10元。这笔钱让吴泉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下吴的舅舅不好意思了。

被日本棋院看中的“状元秀”

当门客的日子里，吴泉起了一个字“清源”，一个有字的人，会被人们当作成年人看待。

他每个星期天要天不亮就坐人力车去段祺瑞府上陪段下棋，段是一个武夫，平时又自诩善于用兵，棋风强悍善杀，那些做门客的，都是让着他来下，很惊险地输掉。吴在若干年后回忆，段的棋力大概相当于业余初段的水平。

段见吴是小孩子，就让他两子，结果吴毫不客气，一局棋下来，段输得很惨，一气之下摔棋而去。从此再不跟这个孩子下了。吴清源也不客气，继续管段要津贴，一大家子指望这笔钱呢。

好景不长，段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下野，吴清源失去了收入来源。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去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等棋迷经常活动的地方下棋赢取奖品。

少年横扫两公园无敌手被当时的北京《晨报》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有朋友邀请吴去“日本人俱乐部”下棋，在那里他赢了一位业余初段水平的对手。

观战的日本古董商山崎有民和发现，他写信给著名日本棋士濑越宪作，建议濑越收吴为弟子，具体的出国手续办理和生活费用等问题，山崎愿意帮忙去跑手续、拉赞助。

日本人对这个中国少年十分好奇，也有人怀疑他的实力，在1926年，一位职业六段岩本熏和一位职业四段小杉丁(那一时代的段位授予制度非常严格，全日本九段不过一两人，三段水平相当于今天的五段)来到中国，考较12岁的吴实力究竟如何。

比赛结果，岩本熏六段让吴三子，吴两局全胜，让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这个优秀成绩让日本人惊讶不已，吴赴日学习的事全面加速了。

日本棋院决定提供每月200元的生活费，由棋院副总裁，一位日本男爵大仓来担保，这笔钱足以供应吴一家生活开支，两年后，再考察吴能否成为职业棋手。

当时蒋介石正在“继续北伐”，军队逼近北京。控制北京的一位将军靳云鹏觉得留日学棋是件好事，决定送吴清源1000元路费。

由于该将军在前线犯大烟瘾打了败仗，回来之后发现自己濒临破产，于是只送了吴500元。尽管少了一半，吴清源仍然认为这笔钱是雪中送炭。

1928年10月，14岁的吴正式成为日本棋院濑越门下弟子，吴母最终替他做了这个决定，其实她根本不知道“棋士”生活有没有保障，出头之日在何方，只是觉得这样的机会比全家跑当铺强。

中国少年旋风

尽管中国是围棋的发源地，在20世纪初，日本却是围棋气氛最好、水平最高的国家，日本棋手多，观众号称多达1000万，观众中也是藏龙卧虎。中国少年吴清源，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的对象。

日本棋院到底给他几段，这是一个问题。大部分日本棋手建议让中国人从初段开始，爱才的濑越先生坚持认为，自己的新弟子足有三段水平，因为吴赢过他的另一位弟子桥本四段。

日本棋院于是决定假设吴为三段，进行考试。题目是跟一位新进的四段下一局，和“名人”本因坊秀哉下一局，名人让吴二子，第三局再和一位四段交手。吴清源三局名人秀哉下完让二子局之后难得地赞扬了这位后辈，他在日本棋士中地位尊贵，在日本这样一个充满了等级意识的国家里，后辈跟他交手往往会有巨大心理压力，许多人说棋盘前看见秀哉，就会觉得他瘦小的身体大了一圈，有压迫感。所幸吴当时还不理解秀哉的地位，初生牛犊般地打胜了。

1930 年，吴清源升到四段，1931年升到五段，这一年他创下了十八连胜的好成绩，而且第一次执白胜了木谷。(在当时的规矩里，执黑没有贴目，也就是说最后算战 绩的时候，白棋非常吃亏。1955年之后贴目的规则才实行，今天的多数比赛里，黑棋都要贴6目半。吴的时代执白赢，就是大胜了。)

他和大多数日本棋手不一样，他低调，因为是“弱国”的国民客居在日本，他和哥哥出门迷路了也尽量不去问警察，以免被羞辱。他下完棋就回家，回家就继续打棋谱或者打坐。

他对二哥说：“日本的围棋名手在棋力上都和我不相上下。若要战胜他们，只有在紧要关头，头脑非常清醒，没有杂念干扰，才有可能制胜。打坐便是修炼这种功夫。”

他打坐和打谱的时候，日本的许多棋手沉迷于酒馆和舞场，而且以“好色才是男子汉大丈夫”自诩。吴清源在他们的眼中，只是一个瘦弱白皙的少年。

这个少年1931年胜率达到九成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把他当作最恐怖的对手。少年吴清源正在悄然崛起。

血腥的赛制、令人恐惧的威胁，没有舍身取义的精神，根本不可能赢得这样的比赛

和今天的围棋比赛相比，吴清源的胜负十番棋更血腥，更刺激，更容易让人激动。今天没有人下十番棋，人们只有从吴清源和对手的对战当中，回味当年的惊心动魄，这位棋风颇有“孙悟空”气质的围棋大师，当年以十番棋这样的决斗征服了日本。

一个不懂政治的棋手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吴清源会像在美国打球的姚明、在五大联赛踢球的各国内球星一样，成为“文化、友谊使者”，赢得国内棋迷的欢呼。

遗憾的是，他在棋盘上横扫日本棋手的岁月，他的祖国在被他现在的国家所侵略----1936年，吴清源以“吴泉”的名字加入了日本国籍。1937年，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了。

这一举动，是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所诟病的，也是当年的许多国内棋迷所难以接受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批评他是“文化汉奸”。

吴去“访问”过“伪满洲国”，溥仪很喜欢他，让他和别人下棋，自己观战。几天之内，吴打败了溥仪认识的全部高手。吴想到自己祖上做的是清朝的官，对溥仪的感觉很好。

吴还曾经陪日军伤病员下过棋。许多人认为，“慰劳鬼子”是吴最无法让中国人原谅的一点。

替他辩解的人们说，他是日本公民，这是工作安排。

事实上，日本的狂热分子也一直认为吴是一个“支那人”，对他打败日本棋手发出过死亡威胁。

吴清源只能靠实力说话，他此时以经成为一流高手，他和木谷一起探索了许多新布局。他曾经用三三、星、天元的布局把名人秀哉几乎打败(秀哉多次要求停棋休息，回去思考，更有传言说后来秀哉制胜的那一招是他弟子的贡献)，这一突破窠臼的布局让吴成为大师级人物。

称霸棋坛的决斗

在他养病的时候，名人秀哉已经引退，引退前的最后一战中，木谷打败了包括吴清源老师濑越在内的各高手取得了挑战秀哉的资格，并最终击败了名人。有些人认为，木谷就是天下第一了。

“还没有。”木谷也没有承认自己的“天下第一”地位。吴清源还在养病，他回来的时候必然有一场大战。

吴清源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日本的段位制度改革，由于名人引退，八段空缺，最厉害的棋手就是几位七段，日本因此改革了段位制度，吴清源上了七段，和木谷相当，一些人开始策划他们两人的一场世纪之战。

木 谷希望打败吴，他放出话来：“只要能打败吴，下几十局也没什么。”读卖新闻社拿到了十番棋的主办权。(日本规矩的十番棋是残酷的对决，几乎相当于武士之间 的真刀对决，输的那一方要“降格”，就是以后再遇到这一赢家，只能改变交手棋份，相当于变成了晚辈。在日本围棋史上还曾经有过“谁输了谁自己流放荒岛”的 十番棋。)

1939年，木谷七段和吴七段的十番决战在镰仓的寺院中举行，称为镰仓十番棋。第一场比赛中，木谷思考过度，当场流了鼻血，吴在棋盘上苦苦思考。最后吴执白二目胜。

这 一胜利给他带来了麻烦，当地记者描写是：木谷晕倒，吴不顾他的安危落子如飞。许多日本人听了非常愤慨，有人向吴家的玻璃扔石头，有人则写恐吓信发出死亡威 胁。有日本人在报纸上写“支那人是残酷的民族”。这一言论被华侨痛斥，华侨们说：“烧杀抢掠的占领军才是残酷的民族。”

吴清源不愿意让全体华侨和华人跟着他受到新的迫害。有人对吴的师父濑越说，还是让吴输掉的好，至少不会死。

吴清源回忆当时的场景时描述道：“濑越先生一时进退维谷，大伤脑筋。最后，先生毅然决定对局继续进行，并热情激励我说：‘即使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身为棋手，死于盘上，也应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振作起来继续打下去吧!’”

第五局棋结束，吴清源四比一领先。第六局，木谷剃发明志，把长发推成了个光头，吴清源一直是光头。他说：“那次就好像两个和尚比赛一样。”

吴清源赢下了第六局，这次的十番棋下满了十盘，总比分是六比四。吴清源胜。以后对木谷有“先相先”的优势，就是说只要遇到木谷，三局当中，吴清源将可以有两局执黑。

从低迷中重新崛起

吴清源的房子在1945年的空袭中被烧毁，无家可归的夫妇俩一度追随“玺宇教”，那两年，日本人处在信仰的真空，各类邪教很多。玺宇教就是其中的一个。

和 许多励志港片的俗套有点相似，当《读卖新闻》的社长上门找吴清源，希望他能够和他的师兄桥本宇太郎进行十番决战的时候。吴清源棋艺荒疏，正在替教主跑腿。 教主是个丝毫不懂围棋的女人，一直只把他当普通教徒来用，多次把他赶出教门，还用“支那人”一类的称呼来斥责和侮辱他。

1949年，吴清源夫妇终于摆脱了邪教教主的影响，重新过上了凡人生活。当时吴清源是一位八段。他同时也通过台湾的朋友恢复了中国籍。(在他50多岁的时候他再入日本籍，目的是子女的婚姻和就业不受国籍影响。)

读卖新闻社希望他能够打出更多的好对局。为了能够跟当时唯一晋升为九段的藤泽一争高下，吴清源打败了十位六、七段的年轻选手中的八位，被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低段群殴”方式升为九段。随后他打败藤泽九段，成为事实上的“日本围棋第一人”。

吴清源1952年受邀请去台湾访问，在那里他接受了台湾棋迷的欢呼。大家想把棋圣的称号送给他。他赶紧推辞，这个称号对他来说，觉得是过誉了。后来大家尊他为“大国手”。到1988年，中国的棋圣称号，给了对日棋赛表现极其出色的天才九段聂卫平。

见到了10岁的林海峰，台湾方面邀请他考察这个少年的棋力。他认为林日后能达到职业六七段的水平，想有再大的造诣，就得去日本学棋。于是林海峰去了日本，跟吴学棋。林成为吴最得意的弟子。

提携后辈和推广围棋

吴的时代终结于一场车祸，1961年，吴清源被一辆印刷所送校样的摩托车撞倒，头部受创，复出后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一度发生过精神错乱。几次参加“名人”挑战赛都没有得到挑战权，后来弟子林海峰23岁就获得了名人称号，成为吴老师最得意的一件事。

梅兰芳1956年访问日本，和吴清源见面，曾问他“中国围棋如何迅速发展”。吴清源给的是“海外棋手”的猛药，让中国的年轻人来留学，到适合静心下棋的地方来。

20世纪60年代，17岁的陈祖德去日本参加围棋交流，按周总理的吩咐拜访并请教了吴清源，可惜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陈祖德无法在日本学棋。但陈祖德成了第一个击败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和“中国流布局”的创始人。中国围棋能有今天的三分天下，陈祖德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吴清源更是努力运作，希望中国围棋界派遣年轻留学生来学棋。他找好了赞助，同时做好了在自己家给这些孩子开伙的准备，遗憾的是这些想法因为种在田壮壮的电影《吴清源》拍摄完成之后，吴清源试看了样片，在影片描写到恩师、老友逝世的时候，他非常悲伤。

张震扮演的青年吴清源得到了吴清源本人的认可，也有棋迷认为，这是吴老宽厚的性格使然，张震演的吴清源更接近陈景润----木讷不通世事。

事实上吴清源的弟子林海峰才是一个敦厚不善言辞的人，金庸先生曾经评价过林海峰说，他就是我心中最接近郭靖的人。

“看看吴老的棋就知道，他少年时那飘逸灵动活泼的气质，那打破定式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更接近于孙悟空。”一个棋迷网友这样评价道。

吴和子，原名中原和子。经女流前辈喜多文子介绍，于1941年与吴清源订定婚约，1942年2月7日成婚。七十年来，和子夫人与吴先生相濡以沫，历经磨难而始终相伴相随。在吴清源与日本棋手进行的长达近二十年的擂争十番棋时，在信仰玺宇教而又最终脱离的精神挣扎中，在不幸车祸最终导致离开棋坛的痛苦时，和子夫人一直是吴先生有力的支撑。甚至当吴清源因车祸后遗症而无法下棋时，都会下意识地反复对和子夫人说：“你去替我下明天的那一局！”吴先生对和子夫人的依赖之情可见一斑。

夫妇二人曾经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也平静相守，共度晚年。近二十余年来，吴清源先生多次来华，和子夫人每次都一同前来，夫妇二人的深厚感情被中国棋迷亲眼见证。2012年是吴清源先生夫妇结婚七十周年，虽然二人均已住进养老院，但吴先生仍旧研棋不辍。和子夫人的去世无疑是对吴先生的重大打击。

和子夫人与吴清源先生育有二子一女。